

玉藥辨證

唐昌玉藥花

唐昌公主
明皇女也



劇談錄

太平廣記及雞跖
集所載皆本於此

康

駢

長安業安坊唐昌觀舊有玉藥花每發若瓊林瑤
樹元和中春物方妍車馬尋玩者相繼忽一日有
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繡綠衣乘馬峨髻雙鬟無簪
珥之飾容色婉婉迴出於衆從以二女冠三小僕
僕者皆中頭黃衫端麗無比既下馬以白角扇障
玉藥辨證

一

汲古閣

面直造花所異香芬馥聞於數十步之外觀者以
爲出自宮掖莫敢逼視竚立良久令小僕取花數
枝而出將乘馬迴謂黃冠者曰曩有玉峯之約自
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堵咸覺煙霏鶴唳景物輝
煥舉轡百餘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臾塵滅
望之已在半天矣方悟神仙之遊餘香不散者經
月時嚴給事休復元相國劉賓客白醉吟俱有詩

嚴休復二首

聞玉藥院真人降

集作揚州唐昌觀玉藥花
所有仙人遊悵然成二絕

味道齋心禱玉宸
魂消眼冷未逢真
不如滿樹瓊

瑤藥笑對藏花洞裏人

攷唐詩紀事味道作
終日眼冷作目斷

又

羽車潛下玉龜山
塵界何由覩薜顏
惟有無情枝

上雪好風吹綴綠雲鬟

張籍二首

同嚴給事聞唐昌觀玉藥院近有仙遊作

玉藥辨證

二

汲古閣

千枝花裏玉塵飛
阿母宮中見亦稀
應共諸仙鬪

百草獨來偷折一枝歸

又

九色雲中紫鳳車
尋仙來到洞仙家
飛輪迴處無

踪跡惟有斑斑滿地花

劉禹錫二首

和嚴給事聞唐昌觀玉藥花下有遊仙

玉女來看玉樹花
異香先引七香車
攀枝弄雪時

迴首驚怪人間日易斜

又

雪藥瓊絲滿院春
羽衣輕步不生塵
君王簾下徒相問
長記吹簫別有人

白居易一首

酬嚴給事聞玉藥花下有遊仙

瀛女偷乘鳳下時
洞中潛歇弄瓊枝
不緣啼鳥春饒舌
青瑣仙郎可得知

玉藥辨證

三

汲古閣

元稹一首

酬嚴給事聞玉藥花下有遊仙

弄玉潛過玉樹時
不教青鳥出花枝
的應未有諸人覺
只是嚴郎卜得知

武元衡一首

唐昌觀玉藥花

琪樹年年玉藥新
洞宮長閉綵霞春
只莫落英鋪地雪
獻花無復九天人

王建一首

唐昌觀玉藥花

一樹瓏鬆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
女冠夜覓香來處，惟有階前碎月明。

鄭谷一首

亂前唐昌玉藥最盛

唐昌樹已荒，天意眷文昌。
晚入微風起，春時雪滿牕。

玉藥辨證

四

汲古閣

○詠集賢院玉藥花

白居易一首

惜玉藥花有懷集賢王校書起

芳意將闌風又吹，白雲離葉雪辭枝。
集賢讎校無閑日，落盡瑤華君不知。

劉禹錫一首

題集賢閣

鳳池西畔圖書府，玉樹瓏鬆景物閑。
長聽餘風送

天樂時登高閣望人寰青山雲繞闌干外紫殿香
來步武間曾是先賢翔集地每看壁記一慙顏

李德裕一首

檢校禮部尚書兼
潤州刺史大夫

憶翰林院玉藥花

招隱山觀玉藥樹花戲書卽事奉寄江西

沈大夫閣老

禁林有此樹吳人不識
因予賞玩乃得此名

玉藥天中樹金閨昔共窺落英閑舞雪密葉作低

帷內署沈大夫所居閣前有此樹每花落空中回
旋久之方集庭砌大夫草詔之暇常邀予同玩

玉藥辨證

五

汲古閣

舊賞煙霄遠前歡歲月移今來想顏色還似憶瓊

枝

沈傅師一首

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處置
使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奉酬浙西尚書九丈招隱山觀玉藥樹戲書

卽事見懷之作

曾對金鑿直同依玉樹陰雪英飛舞近煙葉動搖

深素萼年年密衰容日日侵勞君想華髮僅欲不

勝簪

王琪三首

尚書刑部員外郎直
集賢院知丹陽郡

題招隱山寺

蒼崖何磽回嘗爲隱君宅

宋戴顓善琴
隱居于山

孰謂人琴

亡松風正蕭瑟花閑雪英舞

衛公玉藥
詩在焉

鹿去崑泉

冽

山有鹿跑泉唐
將防爲之銘石

經色草堂迴天香中夜發月落

山氣深清猿嘯亦絕如何人外迹輕爲世網別

玉藥花

玉藥生禁林地崇姿亦遺散漫溪谷中蓬茨復何

玉藥辨證

六

汲古閣

異清芬信幽遠素彩非妖麗蒼煙蔽山日瓊瑤爲
之晦歲久自扶疎崑深愈幽邃請觀唐相吟俗眼
無輕視

又

唐昌觀中樹曾降九天人鑿駕久何許雪英如舊
春豈無遺佩者來效捧心顰

○詠瓊花

王禹偁二首

后土廟瓊花

揚州后土廟有花一株潔白可愛且其樹大而花繁不知實何木也俗謂之瓊花云
因賦詩以狀其態

誰移琪樹下仙鄉二月輕冰八月霜若使壽陽公
主在自當羞見雪梅妝

一作獨倚瑤臺清玩
久好風幾度送天香

又

春水薄薄壓枝柯分與清香是月娥忽似暑天深

玉藥辨證

七

汲古閣

澗底老松擎雪白婆娑

移瓊花

自淮南遷東平移后土廟瓊花植於濯纓
亭此花天下獨一株尔永叔爲揚州作無
雙亭以賞之彼土人別號八仙花或云李
衛公所賦玉藥卽此是聊以小詩記其所
從來

淮海無雙玉藥花異時來自八仙家魯人未覩天

中樹乞與春風賞物華

○詠山礬

黃庭堅二首

題高節亭邊山礬花

并引

江南野中有一種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

極香野人謂之鄭花王荆公嘗欲作傳而

陋其名予謂曰山礬野人採鄭花葉以染

黃不借礬而成色故名山礬海岸孤絕處

玉藥辨證

八

汲古閣

補它山譯者以謂小白花予疑卽此花爾

不然何觀音老人端坐不去耶

高節亭邊竹色空山礬獨自倚春風二三名士開

顏笑把斷花光水不通

又

北嶺山礬取次開清風正用此時來平生習氣難

料理愛著幽香未擬回

○附諸家小說

筆記

宋 祁

維揚后土廟有花色正白曰玉蘂王禹偁愛賞之更稱曰瓊花按許慎說文云瓊赤玉也王不領其義非白花名也

春明退朝錄

宋 敏求

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或云自唐所植卽李衛公所謂玉蘂花也舊不可移徙今京師亦有之

漁隱叢話

胡 仔

玉蘂辨證

九

汲古閣

蔡寬夫詩話云李衛公玉蘂花詩云玉蘂天中樹金鑿昔共窺注以爲禁林有此木吳人不識自文饒賞玩始得名此爲潤州招隱山作也碑今裂爲四段在通判廳中而招隱無復此花矣詢之土人皆莫知爲何物云卽今揚州后土祠瓊花是已自王元之始易其名晏元獻嘗以李善文選注質之云瓊乃赤玉與花不類也

又

曾慥端伯高齋詩話唐人題唐昌玉藥花詩云一
樹瓏鬆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窺香來
處惟有堦前碎月明今瑒花卽玉藥花也介甫以
比瑒謂當用此瑒字蓋瑒玉名取其白耳魯直又
更其名爲山礬謂可以染也廬陵段謙叔多聞士
也家藏異書古刻至多有楊汝仕與段二十二帖
云唐昌玉藥以少故見貴耳自來江南山山有之
土人取以供染事不甚惜也則知瑒花之爲玉藥
玉藥辨證

十

汲古閣

斷無疑矣傅子容見此帖乃作絕句云比瑒更礬
總未佳要須博物似張華因觀異代前賢帖知是
唐昌玉藥花余放浪林泉之日久矣屢從樵夫野
叟問所謂鄭花者指其木謂余曰此鄭木也其葉
如凍青高二三丈或有小者亦丈餘暮春開花如
凍青花雖香而甚烈全不薜蘿但山谷云江南野
中有一種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香與予所見
全不類今江浙山野間別有一種其木高二三尺

或五六尺初春開小白花極香而有遠韻土人謂之白丁香花但其葉不能染黃耳未知孰是

韻語陽秋

葛立方

江南野中有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間極香土人呼爲瑒花瑒玉名取其白也魯直云荆公欲作傳而陋其名予謂名曰山礬野人取其葉以染黃不借礬而成色故以名爾嘗有絕句云高節亭邊竹已空山礬獨自倚春風是也近見曾端伯高齋詩話云此花卽唐昌玉藥花所謂一樹瓏鬆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者以予觀之恐未必然玉藥佳名也此花自唐流傳至今當以玉藥得名不應捨玉藥而呼瑒魯直亦不應捨玉藥而名山礬也豈端伯別有所據耶

又

瓊花惟揚州后土祠中有之其他皆八仙近似而非鮮于子駿詩云百蘄天下多瓊花天上希結根

玉藥辨證

十一

汲古閣

託靈祠地著不可移八蓓冠群芳一株攢萬枝而
宋次道春明退朝錄乃云瓊花一名玉蘂按唐朝
唐昌觀有玉蘂花王建詩所謂女冠夜覓香來處
唯見堦前碎月明是也長安觀亦有玉蘂花劉禹
錫所謂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是也

卽唐昌觀
詩此誤引

唐內苑亦有玉蘂花李德裕與沈傅師

草詔之夕屢同玩賞故德裕詩云玉蘂天中樹金
閨昔共窺傅師和云曾對金鑿直同依玉樹陰是

玉蘂辨證

十二

汲古閣

也招隱山亦有玉蘂花李德裕所謂吳人初不識
因子玩賞乃得此名是也由是論之則玉蘂花豈
一處有哉其非瓊花明也東坡瑞香詞有后土祠
中玉蘂花之句者非謂玉蘂花止謂瓊花如玉蘂
之白爾

容齋隨筆

洪邁

物以希見爲珍不必異種也長安唐昌觀玉蘂乃
今場花又名米囊黃魯直易爲山礬者在江東彌

山亘野殆與榛莽相似而唐昌所產至於神女下
遊折花而去以踐玉峯之期不特俗土罕見雖神
仙亦不識也

○栝花出處

南史劉杳傳

杳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栝酒而作榘字昉問杳此
字是否答曰非也葛洪字範作木旁杳

廣韻玉篇不收栝字榘字

玉藥辨證

十三

汲古閣

集韻栝榘木名汁可為酒

禮部韻與集韻同

跋語

唐人甚重玉藥故唐昌觀有之集賢院有之翰林
院亦有之皆非凡境也予往因親舊自鎮江招隱
來遠致一本條蔓如荼蘼種之軒牕冬凋春茂栝

葉紫莖再歲始著花久當成樹

玉篇廣韻樹字注
云木總名禹貢厥

木惟條今荼蘼
久則根株合抱

玉藥花苞初甚微經月漸大暮春

方八出鬚如水絲上綴金粟花心復有碧筍狀類
膽瓶其中別抽一英出衆鬚上散爲十餘藥猶刻
玉然花名玉藥乃在於此群芳所未有也宋子京
劉原父宋次道博洽無比不知何故疑爲瓊花王
元之知揚州但言未詳何木俗呼爲瓊花子京何
故以誣元之蔡君又引是晏同叔之言以爲證甚
無謂也劉夢得雪藥瓊絲之句最爲中的何必拘
李善赤玉爲瓊之注耶栝音陣南史劉杳傳所謂

玉藥辨證

十四

汲古閣

栝酒者予嘗得醞法芳烈異常山谷似不以杳傳
爲據循俗訛栝作鄭而江南鄉音又呼鄭爲瑒

枝梗

切在上聲三十八梗韻中

復疑未安於是創山礬之名然二詩

并序初未嘗及玉藥止因好事者爲作唐人帖故
曾端伯洪景盧皆信之其實諸公偶未見花所謂
信耳而不信口也慶元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平園
老叟周某題

○續添

楊巨源一首

唐昌觀玉蕊花

晴空素艷照霞新
香洒天風不到塵
持贈昔聞將白雪
蕊珠宮上玉花春

瓊花玉蕊渾而為一說

出風俗雜志見江少虞所編皇朝類苑第

十五卷

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潔白可愛歲久木大而花繁俗目為瓊花不知實何木也世以為天下無

玉藥新詔

十五

汲古閣

之唯此一株孫冕鎮維揚使訪之山中甚多但歲苦樵斧野燒故木不得大而花不能盛遂不為人貴孫傷之以詩曰可憐遐僻地常化燎原灰近京師亦有之乃李文饒所賦玉蕊花也

晁補之一闕

下水船

和李季良見雞肋集

百紫千紅翠惟有瓊花特異便是當年唐昌觀中玉藥尚記得月裏仙人來賞明日喧傳都市○甚

時又分與揚州本一朶水姿難比曾向無雙亭下
半酣獨倚似夢覺曉出瑤臺十里猶憶飛瓊標致
又跋

以玉藥爲瑤起於曾端伯予與段謙叔之子元愷
同里巷往還至熟其父初無揚汝仕帖小說難信
類此尚有楊巨源絕句合作冠篇至於孫句晁詞
差訛如前說不必再論姑附卷末慶元戊午正月
丙午子克題

玉藥辨證

十六

汲古閣

周文忠公錄云二十餘卷獨此卷稱證名
花真堪與六一居士牡丹證並傳第云唐昌觀
之玉藥至之唐如著而揚州居士初之證也
澤近元百初之因也而云書歸其其由本
甚遠何不云證也稱證乃云玉蕊豈不遠
為玉蕊乎一玉中稱字未詳者如之哉最
佳後詩之矣詔長安葉安何傳游於子
本集歌作揚州唐昌觀證劉杏福為

栝汁可也。淫似又一種。端似呼為揚。曰如之。名為
呼為朱。素名稍佳。西之。山名。以之。少。辨。名。意。即
聖人。以之。鄭。樹。土。人。西。云。八。仙。之。名。在。江。南。壁
中。多。多。之。以。得。程。視。瓊。之。之。其。而。存
疑。似。之。見。也。之。之。高。常。之。之。然。純。玉。益。則。又。而。而
之。美。同。之。之。之。之。嚴。杜。持。瓊。之。再。記。子。振。瓊。花。賦
單。安。仁。瓊。之。再。辨。可。互。證。之。之。南。玉。之。之。後

玉藥辨證

十七

汲古閣

程史目錄

卷第一 十二則

張紫微原芝

藝祖禁讖書

徐鉉入聘

石城堡寨

湯岐公罷相

南陔脫帽

程史

目錄

張元昊昊

王義豐詩

琵琶亭術者

汴京故城

施宜生

晉益杆

卷第二 十四則

行都南北內



奔麤字說

李順吳曦名識

隆興按鞫

東坡屬對

富翁五賊

太學祭齋牌

泉江三地名

牧牛亭

程

點鬼醜夢

望江二翁

劉改之詩詞

金華士人滑稽

賢已圖

卷第三

八則

歲星之祥

梓潼神應

江
目
錄
及
上
口
問

機心不自覺

館娃浯溪

天子門生

姑蘇二異人

趙希光節槩

稼軒論詞

卷第四

九則

壽星通犀帶

匡史

周夢與釋語

鄭廣文武詩

九江二盜

葉少蘊內制

宣和御畫

乾道受書禮

一言悟主

蘇葛策問

目錄

汲古閣

卷第五

十三則

劉觀堂讀赦詩

部胥增損文書

看命司

宣和服妖

安慶張寇

陽山舒城

宸奎堅忍字

程史

四目錄

汲古閣

何處難忘酒

見一堂

義駿傳

鳳凰弓

大小寒

趙良嗣隨軍詩

卷第六

六則

汪章謠讖

鐵券故事

鴻慶銘墓

蘇衢人妖

快目樓題詩

記龍眠海會圖

卷第七

五則

吳畏齋謝贄啓

楚齊僭冊

程史

優伶詠語

目錄
五

汲古閣

嘉禾篇

朝士留刺

卷第八

十二則

九江郡城

日官失職

紫宸廊食

阜城王氣

袁孚論事

鸚鵡諭

月中人妖

牝牧相衛

解禪偈

玉虛密詞

太歲方位

逆亮辭怪

梟史

卷第九 十三則

目錄

汲古閣

裕陵聖瑞

狀元雙筆

堯舜二字

正隆南冠

鼈渡橋

燕山先見

蠲毒圓

憲聖護醫

魯公拜後

金陵無名詩

萬歲山瑞禽

王涇庸醫

黑虎王醫師

卷第十

八則

永泰挽章

程史

殿中鵬

劉蘊古

大散論賞書

成都貢院

萬春伶語

山谷范滂傳

紫巖二銘

卷第十一

八則

汲古閣

目錄
七

李白竹枝詞

蟻蝶圖

周益公降官

番禺海獠

王荆公

尊堯集表

三忠堂記

臨江四謝

程史

目錄

卷第十二

十三則

入

汲古閣

王盧溪送胡忠簡

秦檜死報

呂東萊祭文

猫牛盜

味諫軒

龍見赦書

丹稜異蠟

鄭少融遷除

沙世堅

淮陰廟

金鯽魚

張賢良夢

乾坤鑑法

卷第十二

六則

范碑詩跋

程史

晦庵感興詩

目錄
九

汲古閣

武夷先生

任元受啓

水清古琴

選人戲語

卷第十四

五則

陳了翁始末

八陣圖詩

開禧北征

泗州塔院

二將失律

卷第十五

八則

淳熙內禪頌

愛莫助之圖

慶元公議

楊艮議命

程史

目錄

獻陵疏文

李敬子

黃潛善

郭倪自比諸葛亮

附錄

岳鄂武穆王本傳

武穆著述

御書屯田三事跋

汲古閣

奉詔移僞齊檄

五嶽祠盟記

廣德軍金沙寺壁題記

東松寺題記

永州祈陽縣大營驛題記

律詩

題翠巖寺

寄浮屠慧海

程史

目錄
十一

送紫巖張先生北伐

汲古閣

詞

滿江紅

小重山

亦齋雜著

經進百韻詩

顓天辯誣通敘

附劉瑞雜著

孝娥井銘

有序

王公祠記

程史

目錄
十二

汲古閣

程史目錄

程史卷第一

十二則

相州岳珂亦齋著

海虞毛晉子晉訂

張紫微原芝

高宗覽婁陟明寅亮之議垂意祖烈詔擇秦支並
建二王邸恩禮未有隆殺也會連歲芝生太宮百
執事多進頌詩張紫微孝祥時在館獨獻文曰原
芝紹興二十四年芝生于太廟楹當仁宗英宗之

程史

卷之一

汲古閣

室詔羣臣觀瞻奉表文德殿賀既二年芝復生其
處按書郎臣張孝祥作原芝曰非天私我有宋我
祖宗在天篤丕祐于子孫明告之符於惟欽哉在
昔仁祖登三成五以天下爲公授我英宗以永我
基祚於惟欽哉我聖天子躬濟大業旣平旣治上
怡下嬉惟大本未立社稷宗廟之靈亦靡克寧饗
有燁茲芝胡爲乎來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和氣致
祥敢曰不然曷不干他乃廟產旃曷不干他于二

宗之室曷不于他再歲再出於惟欽哉天意則然
我祖宗之意則然於惟欽哉小臣敢告我聖天子
告我聖天子承天之意承祖宗之意早定大計惟
一無貳紛以貳起辛伯有言惟貳惟一治忽所原
匪弗圖之憂惟貳之懼敢告聖天子爲萬世利蠢
爾小臣越職罪死弗罪以思惟我聖天子言有一
得以裨吾國萬死奚恤渠敢愛死而畏越厥職上
得之喜卽擢爲南宮郎於是內廷始漸有所別迄

程史

卷之一
二

汲古閣

于建儲云

藝祖禁讖書

唐李淳風作推背圖五季之亂王侯崛起人有倖
心故其學益熾閉口張弓之讖吳越至以徧名其
子而不知兆昭武基命之烈也宋興受命之符尤
爲著明藝祖卽位始詔禁讖書懼其惑民志以繁
刑辟然圖傳已數百年民間多有藏本不復可收
拾有司慮之一日趙韓王以開封具獄奏因言犯

者至衆不可勝誅上曰不必多禁正當混之耳乃命取舊本自己驗之外皆紊其次而雜書之凡爲百本使與存者並行於是傳者懵其先後莫知其孰譌間有存者不復驗亦弃弗藏矣國朝會要太平興國元年十一月諸州解到習天文人以能者補靈臺謬者悉黥流海島蓋亦障其流不得不然也

徐鉉入聘

程史

卷之一
三

汲古閣

國初三徐名著江左皆以博洽聞中朝而騎省鉉又其白眉者也會修述職之貢騎省寔來及竟例差官押伴朝臣皆以辭令不及爲憚宰相亦難其選請于藝祖玉音曰姑退朝朕自擇之有頃左璫傳宣殿前司具殿侍中不識字者十人以名入宸筆點其中一人曰此人可在廷皆驚中書不敢請趣使行殿侍者慌不知所繇薄弗獲已竟往渡江始燕騎省詞鋒如雲旁觀駭愕其人不能答徒唯

唯騎省叵測強聒而與之言居數日既無與之驕
復者亦勸且默矣余按當時陶竇諸名儒端委在
朝若使角辯騁詞庸詎不若鉉藝祖正以大國之
體不當如此耳其亦不戰屈人兵之上策歟其後
王師征包茅于煜騎省復將命請緩師其言累數
千言上諭之曰不須多言江南亦何罪但天下一
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大哉聖言其視騎
省之辯正猶螢爝之擬羲舒也騎省名甚著三徐
者近世或槩爲昆弟余嘉定辛未在故府樓宣獻
鑰嘗出手編辨鸞岡三墓余謝不前考後讀周文
忠必大游山錄有衛尉卿延休騎省鉉內史錯蓋
父子甚明而余已去國不復得請益云

石城堡寨

六朝建國江左臺城爲天闕復築石頭城于右宿
師以守蓋如古人連營之制然古今議攻守者多
疑以爲分兵力而無用東陽陳同父亮嘗上書乞

移都建康謂古臺城當在今鍾山而大司馬門在馬軍新營之側今城乃江南李氏所築耳使六朝因今城以守則不費侯景輩數日力何以歷年如彼其久乎因言曹武惠登長干兀术上雨花臺城中秋毫不能遜余嘗親歷其地其說皆是第指古臺城所在要未有明據亦出臆度自清涼寺而上皆古石頭頽墉猶可識其址皆依山而高然則六朝非不知備也楊文節萬里持漕節嘗有詩曰已

程史

卷之一
五

汲古閣

守臺城更石城不知併力或分營六師只合環天關一壘真成借寇兵向者王蘇俱解此寃哉隗協可憐生若言虎踞渾堪倚萬歲千秋無戰爭其旨明矣淳熙乙未郭棣帥淮東築維揚城又旁築一城曰堡寨地皆砥平相去餘數里雖牽制之勢亦不相及竟不曉何謂猶不若石城之得失相半也

湯岐公罷相

湯岐公思退相高宗紹興三十一年以煩言罷洪

文安遵在翰苑當直例作平語諫官隨而擊之以
祠去孝宗初再相隆興二年復罷文安之兄文惠
适適視草焉又作平語侍御史晁公武亦擊之文
惠請外上曰公武言卿黨思退朕謂平詞出朕意
固卻其章仍徙戶侍矣蓋其相兩朝再罷相乃累
洪氏二兄弟先後若出一轍可笑如此岐中公詞
科時與文敏邁實同年云

南陔脫帽

程史

卷之一
六

汲古閣

神宗朝王襄敏詔在京師會元夕張燈金吾弛夜
家人皆步出將帷觀焉幼子案第十三方能言珠
帽襖服馮肩以從至宣德門上方御樓薊雲綵翬
簫吹雷動士女仰視喧擁闐咽轉盼已失所在騶
馭皆恇擾不知所爲家人不復至帷次狼狽歸未
敢白請捕襄敏訝其反之亟問知其爲南咳也曰
他子當遂訪若吾十三必能自歸怡然不復求成
巨澗居旬日內出犢車至第有中大人下宣旨担

南陔以出諸專家人驚喜迎拜天語既定問南陔以所之乃知是夕也姦人利其服裝自襄敏第中已竊跡其後旣負而趨南陔覺負已者之異也亟納珠帽于懷適內家車數乘將入東華南陔過之攀轡呼焉中大人悅其韶秀抱寘之膝翌早擁至上閣以爲宜男之祥上問以誰氏竦然對曰兒乃韶之幼子也具道所以上顧以占對不凡且歎其早惠曰是有子矣令暫留欽聖鞠視密詔開封捕賊以聞旣獲盡戮之乃命載以歸且以具獄示襄敏賜壓驚金犀錢果直鉅萬其機警見於幼年者已如此南陔案自號政和間有文聲敢爲不諛充其幼者也余在南徐與其孫遇游傳其事

張元吳昊

景祐末有二狂生曰張曰吳皆華州人薄游塞上覘覽山川風俗慨然有志於經略恥於自售放意詩酒語皆絕豪嶮驚人而邊帥秦安皆莫之知張

程史

卷之一
七

汲古閣

無所適聞夏曾有意窺中國遂叛而往二人自念
不力出奇無以動其聽乃自更其名卽其都門之
酒家劇飲終日引筆書壁曰張元吳昊來飲此樓
邏者見之知非其國人也迹其所憩執之夏曾詰
以入國問諱之義二人大言曰姓尚不理會乃理
會名耶時曩霄未更名且用中國賜姓也於是竦
然異之日尊寵用事實元西事蓋始此其事國史
不書詩文雜見于田承君集沈存中筆談洪文敏
程史

卷之一
八

汲古閣

容齋三筆其爲人概可想見文敏謂二人各偶與
會同寔不詳其所以更之意云

王義豐詩

王阮者德安人仕至撫州守嘗從張紫微學詩紫
微罷荊州侍總得翁以歸偕之游廬山暇日出詩
卷相與商榷自謂有得山南有萬杉寺本仁皇所
建奎章在焉紫微大書二章其一曰老翰叅天一
萬株廬山佳處著浮圖祇因買斷山中景破費神

龍百斛珠其二曰庄曰本是昭陵賜更著官船載
御書今日山僧無飯喫却催官欠意何如阮得此
詩獨憮然不滿意曰先生氣吞虹蜺今獨少卑之
何也紫微不復言送之江津別去纔兩旬而得湖
陰之計矣紫微蓋於此絕筆阮是時亦自有二十
八字曰昭陵龍去奎文在萬歲靈杉守百神四十
二年眞雨露山川草木至今春紫微大擊節自以
爲不及旣而復過是寺又題其碑陰曰碧紗籠底
刻江泮其出於藍者蓋鮮校官馮椅爲之序

琵琶亭術者

淳熙己酉哲文倦勤詔以北宮爲重華宮光宗旣
登極羣臣奉表請以誕聖日爲重明節如故事時
先君召還省闈過鄉邦維舟琵琶亭新暑初裊小
憩亭上有術者以拆字自名過焉因漫呼問家人

字蹟多奇中命飲之酒忽作而曰近得邸報乎重
華重明非佳名也其文皆二千日兆在是矣先君
掩耳起亟以數鑲謝遣之既而甲寅之果如其
言此與太平興國一人六十之讖無異豈天道證
應固有數乎抑符合之偶然也

汴京故城

開寶戊辰藝祖初脩汴京大其城址曲而宛如蚓
蝟焉耆老相傳謂趙中令鳩工奏圖初取方直四

程史

卷之一
十

汲古閣

面皆有門坊市經緯其間井井繩列上覽而怒自
取筆塗之命以幅紙作大圈紆曲縱斜旁注云依
此修築故城卽當時遺迹也時人咸罔測多病其
不宜於觀美熙寧乙卯神宗在位遂欲改作鑿苑
中牧豚及內作坊之事卒不敢更第增墀而已及
政和間蔡京擅國亟奏廣其規以便宮室苑囿之
奉命宦侍董其役凡周旋數十里一撒而方之如
矩墉堞樓櫓雖甚藻飾而蕩然無曩時之堅樸矣

一時迄功第賞侈其事至以表記兩命詞科之題
槩可想見其張皇也靖康胡馬南牧粘罕幹離不
揚鞭城下有得色曰是易攻下令植砲四隅隨方
而擊之城旣引直一砲所望一壁皆不可立竟以
此失守沉幾遠睹至是始驗宸筆所定圖承平時
藏秘閣今不復存

施宜生

施宜生福人也少游鄉校有僧過焉與之言引之

程史

卷之一
十一

汲古閣

鱸堂下風簷杲日援手周視曰余善風鑿子有奇
相故欲驗子術耳歸它日當語子又數年遇諸塗
宜生方躡場屋不勝困欲投筆漫徵前說以所向
扣之僧出酒一壺與之藉草飲復援其手曰面有
權骨可公可卿而視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腕然
則必有以合乎此而後可貴也時范汝爲訂建劔
宜生心欲以嚴莊尙讓自期而未脫諸口聞其言
大喜杖策徑謁予以祕策汝爲恨得之晚亟尊用

之亡何而汝爲敗變服爲傭渡江至泰有大姓吳翁者家僮數千指擅魚鹽之饒宜生傭其間三年人莫之覺也翁獨心識之一日屏人問曰天下方亂英雄鏟跡亦理之常我視汝非傭必以實告不然且捕汝于官宜生不服曰我服傭事惟恭主人乃爾寘疑請辭而已翁固詰之則請其故翁曰汝動作皆傭而微有未盡同者余曰者燕客執事咸餽而汝獨孫諸儕撤器有噫聲若欲然不怡此魚

樵史

卷之一
十二

汲古閣

服而角也我固將全汝而何以文爲宜生驚汗亟拜曰主寔生我不敢匿遂告之繇翁曰官購方急圖形遍城野汝安所逃龜山有僧可託以心余交之舊矣介以入北策之良也從之翁贖之金隱之納至寺服緇童之服以求納主僧者出儼然鄉校之所見也啓緘而留之餘數旬持橈夜濟宜生于淮曰大丈夫富貴命耳予無求報心天實命汝知復如何必得志毋忘中國逆而順天所祐也虜法

無驗不可行遂殺一人于道而奪其符以至于燕
上書自言道國虛實不見用糜而致之黃龍會赦
得釋因以教授自業虜有附試畔歸之士謂之歸
義試連捷逆亮時有意南牧投獵國中一日而獲
熊三十六廷試多士遂以命題蓋用唐體宜生奏
賦曰聖天子講武功雲屯八百萬騎日射三十六
熊亮覽而喜擢爲第一不數年仕至禮部尚書紹
興三十年虜來賀正旦宜生以翰林侍講學士爲
程史

卷之一
十三

汲古閣

之使朝廷聞之命張忠定燾以吏部尚書侍讀館
之都亭時戎盟方堅國備大弛而諜者傳造舟調
兵之事無虛日上意不深信館者因以首丘風之
至天竺微問其的宜生顧其介不在旁忽度語曰
今日北風甚勁又取几間筆扣之曰筆來筆來於
是始大警及高景山告釁而我粗有備矣宜生寔
先漏師焉歸爲介所告烹而死宜生方顯時龜山
僧至其國言于亮而尊顯之俾乘驛至京東視海

舟號天使國師不知所終僧蹤跡有異准人能言之出入兩境如跳河輕財結客又有至術髡而俠者也逆而顯順而戮豈其相然耶椎埋於先一折枝而贖其惡固神理之所不容也國史逸其事余聞之淮士臧子西如此

晉益杆

余居負山在湓城之中先君未卜築時嘗爲戎帥皇甫斌宅斌歸于袁虛其室山有堅土凡市之塗

程史

卷之一
十四

汲古閣

墜版築成得而奮致之無孰何者遂罄其半獨餘一面壁立余家既來始厲其禁而山已不支慶元元年五月大雨隕其巔古冢出焉初僅數甕流下其上有刻如瑞草旁著字曰晉永寧元年五月造又有匠者姓名曰張某下有文如押字隸或得之以獻莫知所從來居數日而山隕望周半墮骨髮棺槨皆無存矣兩旁列瓦盃二十餘左壁有一燈尙熒熒取之卽滅猶有油如膏見風凝結不可抉

盃中有甘蔗節它皆已化有小甕餅如硯滴竅其背爲蝦蟇形製甚朴足下有一瓦盆如葬器有銅帶數銙髻合餘者一片傳木如鐵有半鏡一銅盆絕類今洗羅殊無古制度中有雙魚盆底有四環附著不測其所以用一銅杆穴底與市井庖人汁器同制每甕著年月姓名如先獲者環璽皆是碣曰晉征虜將軍墓余旣哀而揜之旣數日復雨山無址竟埋焉余考晉書永寧蓋惠帝年號距今九

程史

卷之一
十五

汲古閣

百餘載是時蓋未有城郭征虜之名漢雖有之在晉以此官顯者不著於史又無名氏可見甕範必有字古人作事如此不苟押字之制世以爲起於唐韋陟五朶雲而不知晉已有之余固疑其似而非又不可強識亦可異也凡物皆腐而燈獨尚明驪山人魚之說固容有之蕭統文選吊冥漠君文亦有蔗意其殺核之所重云陶器以再隤皆碎裂餘或爲親識間持去益杼僅在而余侍親如閩留

于家丙辰歲詔禁挾銅者州家大索以輸嚴之神
泉監家人懼杆復偕送官獨盆偶櫝它所今乃歸
然存其出其毀要必有時亦重可歎也因志于此
以俟博識

程史

卷之一
十六

汲古閣



程史卷第二 十四則

行都南北內

行都之山肇自天目清淑扶輿之氣鍾而爲吳儲
精發祥肇應宅緯負山之址有門曰朝天南循其
陁爲太宮又南爲相府斗拔起數峰爲萬松八盤
嶺下爲鈞天九重之居右爲複嶺設周廬之衛止
焉舊傳識記曰天目山垂兩乳長龍騫鳳舞到錢
塘山明水秀無人會五百年間出帝王錢氏有國
程史 卷之二 汲古閣

世事中朝不欲其語之聞因更其末章三字曰
異姓王以遷就之識實不然也東坡作表忠觀碑
特表出其事而識始章建炎元二之災六龍南巡
四朝奠都帝王之真於是乎驗朝天之東有橋曰
望仙仰眺吳山如卓馬立顧紹興間望氣者以爲
有鬱葱之符秦檜頌國心利之請以爲賜第其東
偏卽檜家廟而西則一德格天閣之故基也非望
挺凶鬼瞰其室檜薨于位禧猶戀戀不能決去請

以其姪常州通判烜爲光祿丞留涖家廟以爲復
居之萌芽言者風聞遂請罷烜併遷廟主于建康
遂空其居高宗將倦勤詔卽其所築新宮賜名德
壽居之以膺天下之養者二十有七年清蹕躬朝
歲時燁奕重華繼御更慈福壽慈凡四侈鴻名宮
室實皆無所更稍北連薨爲今佑聖觀蓋普安故
邸莊文魏王光宗皇帝寔生是間今上亦於此開
甲觀之祥益知天瑞地靈章明有待斗筭負乘固
莫得而妄據云

程史

卷之二

汲古閣

犇麕字說

王荆公在熙寧中作字說行之天下東坡在館一
日因見而及之曰丞相曠微官窮制作某不敢知
獨恐每每牽附學者承風有不勝其鑿者姑以犇
麕二字言之牛之體壯於鹿鹿之行速於牛今積
三爲字而其義皆反之何也荆公無以答迄不爲
變黨伐之論於是浸闔黃岡之貶益不特坐詩禍

也

李順吳曦名讖

淳化四年十二月蜀寇王小波死李順繼之明年正月己巳卽蜀王位五月丁巳兩川招安使王繼恩克成都順就擒開禧二年正月大將吳曦叛蜀歸款于虜甲午卽蜀王位丁酉受虜冊二月乙亥隨軍轉運安丙奉密詔梟曦于興州說者析順字謂居川之傍一百八日析曦字謂三十八日我乃程史

卷之二
三

汲古閣

被戈較其卽位受冊之日不差毫髮又俱終始于蜀嘻亦異矣

隆興按鞠

隆興初孝宗銳志復古戒燕安之鳩躬御鞍馬以習勞事做陶侃運甕之意時召諸將擊鞠殿中雖風雨亦張油帟布沙除地羣臣以宗廟之重不宜乘危交章進諫弗聽一日上親按鞠折旋稍久馬不勝勩逸入廡間簷甚低觸于楣俠陛驚噀失色

亟奔湊馬已馳而過上手擁楣垂立扶而下神采
不動顧指馬所往使逐之殿下皆稱萬歲蓋與藝
祖抵城挽鬃事若合符節英武天縱固宜有神助
也

東坡屬對

承平時國家與遠歡盟文禁甚寬輅客者往來率
以談謔詩文相娛樂元祐間東坡寔膺是選遼使
素聞其名思以奇困之其國舊有一對曰三光日

程史

卷之二
四

汲古閣

月星凡以數言者必犯其上
一字於是徧國中無
能屬者首以請于坡坡唯唯謂其介曰我能而君
不能亦非所以全大國之體四詩風雅頌天生對
也蓋先以此復之介如言方共歎愕坡徐曰某亦
有一對曰四德元亨利使睢盱欲起辯坡曰而謂
我忘其一耶謹闕而舌兩朝兄弟邦卿爲外臣此
固仁祖之廟諱也使出不意大駭服旣又有所談
輒爲坡逆敘使自愧弗及迄白溝往反辭舌不敢

何不云亦脈
寸間尺
見大祀

復言他

富翁五賊

東陽陳同父資高學奇跌宕不羈常與客言昔有一士鄰于富家貧而屢空每羨其鄰之樂旦日衣冠謁而請焉富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歸齋三日而後予告子以其故如言復謁乃命待于屏間設高几納師資之贄揖而進之曰大凡致富之道當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請問其目曰

梶史

卷之二
五

汲古閣

卽世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盧胡而退同父每言及此輒掀髯曰吾儒不爲五賊所制當成何等入耶旣魁癸丑多士一命而卒先一年嘗以誑誤繫大理光宗知其名特詔赦之是歲臚傳有因廷策指時政之失而及其事者名亦在鼎甲聯轡入團司同父見之不悅終期集如始見云

太學祭齋牌

國學以古者五祀之義凡列齋扁榜至除夕必相

率祭之遂以爲爐亭守歲之酌祝辭惟祈速化而已羣儒執事者帽而不帶以緇代之謂之叨冒爵中皆有數鴨脚每獻則以酒沃之謂之僥倖凡今世之登科級者人或竊以此目之則佛然而怒孰知堂堂成均乃有願而不獲者乎余謂不然蜡狂之戲以弛張觀之可也余里士柳三聘肄業立禮齋嘗爲余言如此

泉江三地名

程史

卷之二
六

汲古閣

余外家居泉之石龜其傍有天聖間皇城使蘇某者墓後隴中斷田其間曰狗骨洋九江陶氏有驍衛將軍鑑墓於石龍山之原山折而南溝而絕之曰掘斷嶺石門澗有支阜下至落拖山據其支之腰皆田田中有大畦焉砥平而高可播種石餘曰銅釘坵傳者謂其地有休符太史嘗占之以聞于朝有詔夷鏹洋故有神工每欲成輒役萬鬼而填之役夫不得休有宿其傍者聞鬼言以爲所畏者

犬厭耳遂烹羣犬而寘骨焉釘以銅爲書符篆以絕地脉或曰殺童男女瘞其下爲厭勝是爲童丁說皆不根誕謾然余嘗親歷其地坵乃一平疇在大阪中支阜之下猶十餘里所止處初無冢穴莫知其所以用洋與嶺俱隱然有鋤治故跡耕者或謂得骨於故處考之業主之質劑則地名皆信然殊不可曉清臺考驗近世罕有精者矣一男子謂某所有某氣輒隨而發之戕人用牲勞民以夷堙

程史

卷之二
七

汲古閣

詰應於恍惚固清朝之所不爲也他所如此名者比比而是要皆山有偶然低窪相襲而益訛考之載籍皆無所見惟續皇王寶運錄有唐金州刺史崔堯封用太白山人之說掘牛山黃巢谷金桶水一事不書於唐史蓋不經之說而余所書崇寧鑿阜城王氣僅雜見於野史云

牧牛亭

金陵牧牛亭秦氏之丘壠在焉有移忠旌忠寺相

去五里金碧相照楊誠齋嘗乘輅過之題詩壁間
曰函關只有一穰侯瀛館寧無再帝丘天極八重
心未死台星三點折方休只看壁後新亭策恐作
移中屬國羞今日牛羊上丘壠不知丞相更嗔不
復自注其下云秦暮年起大獄必殺張德遠胡邦
衡等五十餘人不知諸公殺盡將欲何爲奏垂上
而卒故有新亭之句然初節似蘇子卿而晚謬余
嘗過其地二利正爲其家不捨子孫所撓主僧相
程史

卷之二
八

汲古閣

繼而逃去有一支位者主之以寺歸之官刻大碑
于門不許其家人之與其事始稍復振檜墓前隊
碑宸奎在焉有其額而無其辭臥一石草間曰當
時將以求文而莫之肯爲今已矣檜在虜不久卽
逃歸撻辣實縱之不知何以似子卿也

黠鬼醜夢

清漳楊汝南少年時以鄉貢試臨安待捷旅邸夜
夢有人以油沃其首驚而寤榜旣出輒不利如是

者三竊怪之紹興乙丑復與計偕懼其復夢也榜揭之夕招同邸者告以故益市酒榷明燭張博具相與劇飲期以達旦夜向闌四壁咸寂有僕曰劉五臥西牖下呻呼如魘亟振而呼之醒乃具言初以執灸之勤視博方酣幸主之不呼竊就枕忽有二人者扛油鼎自樓而登倉皇若有所訪顧見主之在坐也執而注之我怒而爭是以魘汝南聞之大慟曰二千里遠役今復已矣同邸亦相與嘆咤

桂史

卷之二
九

汲古閣

爲之罷博及明漫強之觀榜而其名儼然中焉視榜陳于地黯若有迹振衣拂之油漬其上蓋御史泣書淡墨以夜倉猝覆燈盃吏不敢以告也宛陵吳勝之柔勝淳熙辛丑得雋于南宮將赴廷對去家數十里有地名曰朱唐舟行之所必經里之士夜夢有語之者曰吳勝之入都至朱唐而反矣起而告諸人時吳有親在垂白意其或尼於行也私憂之旣而無他集英賜第乃在第三甲上曰朱端

常繼之者曰唐虞始悟所夢里士怒曰吳勝之登科何與我事鬼乃侮我耶二事絕相類要知科第有定分非可以智力求也唐有升甲恩今登科記非元次第云汝南余外祖母楊宜人之兄外家能誦傳之嘉定庚午余官故府與勝之爲僚皆親聞其言

望江二翁

舒之望江有富翁曰陳國瑞以鐵冶起家嘗爲其

程史

卷之二
十

汲古閣

毋卜地青烏之徒輻集莫適其意有建寧王生者以術聞延之踰年始得吉于近村村有張翁者業之國瑞治家未嘗問有無一以誘其子王生乃與其子計所以得地且曰陳氏卜葬環數百里莫不聞若以實言則龍斷取貲未易厭也於是僞使其冶之隸如張翁家議圜豕若以禱者因眺其山木之美而譽之曰吾冶方乏炭此可窞以得貲翁許之乎張翁固弗疑也曰諾居數日復來遂以錢三

萬成約國瑞始來相其山大喜築垣繕廬三閱月而大備遂葬之明年清明拜墓上王與子偕忽顧其子曰此山得之何人厥直凡幾子以實告又顧王曰使不以計勝則爲直當幾何曰以時賈商之雖廉猶三十萬也國瑞亟歸命治具韜馬謁張翁而邀之至則館焉盛殽醑相與款洽者幾月語皆不及他翁旣久留將告歸復張正堂而醺之酒五行輦錢緡三百寘之昨實縑于篚酌酒于竿而告

程史

卷之二
十一

汲古閣

之曰子葬予母人謂其直之賤請以此爲翁壽翁錯愕曰吾他日伐山而薪不盈千焉三萬過矣此惡敢當國瑞曰不然葬而買地宜也詭以爲冶則非也余子利一時之微以是給翁人皆曰直實至是用敢以爲請凡子之爲將以愧吾子之見利忘義者翁卒辭曰當時固已許之實又過直子欲爲君子老夫雖賤可強以非義之財耶固授之往反撐拒詰旦拂衣去國瑞乃怒其子曰汝實爲是必

爲我致之不得已密召其子昇焉曰是猶翁也翁竟不知嗟夫世之人以市道相交一錢之爭至於死而不悔聞二人之風亦可以少媿乎

劉改之詩詞

廬陵劉改之過以詩鳴江西厄於韋布放浪荆楚客食諸侯間開禧乙丑過京口余爲饗幕吏因識焉廣漢章以初升之東陽黃幾叔機數原王安世遇英伯邁皆寓是邦暇日相與躑奇吊古多見

程史

卷之二
十二

汲古閣

於詩一郡勝處皆有之不能盡憶獨錄改之多景樓一篇曰金焦兩山相對起不盡中流大江水一樓坐斷天中央收拾淮南數千里西風把酒開來遊木葉漸脫人間秋關河景物異南北神京不見雙淚流君不見王勃詞華能蓋世當時未遇庸人耳翩然落托豫章游滕王閣中悲帝子又不見李白才思眞天人時人不省爲謫仙一朝放迹金陵去鳳凰臺上望長安我今四海游將徧東歷蘇杭

西漢沔第一江山最上頭天地無人獨登覽樓高
意遠愁緒多樓乎樓乎奈爾何安得李白與王勃
名與此樓長突兀以初爲之大書詞翰俱卓犖可
喜囑余爲刻樓上會兵事起不暇也又嘉泰癸亥
歲改之在中都時辛稼軒弃疾帥越聞其名遣介
招之適以事不及行作書歸輅者因傲辛體沁園
春一詞併緘往下筆便逼真其詞曰斗酒彘肩醉
渡浙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約林和靖與蘇公
程史

卷之二
十三

汲古閣

等駕勒吾回坡謂西湖正如西子濃抹淡妝臨照
臺諸人者都掉頭不顧只管傳杯白云天竺去來
圖畫裏崢嶸樓觀開看縱橫一澗東西水遶兩山
南北高下雲堆逋曰不然暗香疎影只可孤山先
探梅蓬萊閣訪稼軒未晚且此徘徊辛得之大喜
致餽數百千竟邀之去館燕彌月酬倡疊疊皆似
之逾喜垂別賙之千緡曰以是爲求田資改之歸
竟蕩於酒不問也詞語峻拔如尾腔對偶錯綜蓋

出唐王勃體而又變之余時與之飲西園改之中
席自言掀髯有得色余率然應之曰詞句固佳然
恨無刀圭藥療君白日見鬼證耳坐中烘堂一笑
旣而別去如崑山大姓某氏者愛之女焉余未及
瓜而聞其計以初後四年來守九江以憂免至金
陵亦卒游從歷歷在目今二君墓木拱矣言之於
邑

金華士人滑稽

程史

卷之二
十四

汲古閣

葉丞相衡罷相歸金華里居不復問時事但召布
衣交曰飲亡何一日覺意中忽忽不怡問諸客曰
某且死所恨未知死後佳否耳一士人在下坐作
而對曰佳甚丞相驚顧問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
佳死者皆逃歸矣一死不反是以知其佳也滿坐
皆笑明年丞相竟不起王中父觀之宰德化暇日
爲余戲言士人姓金滑稽人也

元祐間黃秦諸君子在館暇日觀畫山谷出李龍
眠所作賢已圖博奕樗蒲之儔咸列焉博者六七
人方据一局投迸盆中五皆竦而一猶旋轉不已
一人俯盆疾呼旁觀皆變色起立纖穠態度曲盡
其妙相與歎賞以爲卓絕適東坡從外來睨之曰
李龍眠天下士顧乃效閩人語耶衆咸怪請其故
東坡曰四海語音言六皆合口惟閩音則張口今
盆中皆六一猶未定法當呼六而疾呼者乃張口
何也龍眠聞之亦笑而服

程史

卷之二
十五

汲古閣

程史卷第三 八別

歲星之祥

建炎庚戌狄騎飲海上躬御樓船次于龍翔秋駐蹕會稽時虜初退師尙宿留淮泗朝議凜凜懼其反蒞士大夫皆有杞國之憂范丞相宗尹薦朝散大夫毛隨有甘石學有詔赴行在所隨入對言按漢志歲星所在國不可伐昔湯之元祀歲星順行與日合于房房心宋毫分也周武王至豐之明年

程史

卷之三

汲古閣

歲星順行與日合于柳留于張柳張河洛分也故湯征無敵餘慶馳衍猶及微子武王定鼎郊鄒而周公迄營成周四方以無侮今年冬歲當躔而興宋自此虜必不能南渡矣然禦戎上策莫先自治願修政以應天道上大喜旣而果不復來紹興辛巳逆亮渝盟有上封者言吾方得歲虜且送死詔以問太史考步如言陳文正康伯當國請以著之親征詔書故其辭有曰歲星臨於吳分冀收淝水

之勲鬪士倍於晉師當決韓原之勝蓋指此是冬亮遂授首二事之驗不差毫釐蓋宋國之號而吳則今時巡之所都天意篤棐於是益昭昭矣隨家衢之江山後亦不顯

梓潼神應

逆曦將叛前事之數月神思昏擾夜數躍起寢中叱咤四顧或終夕不得寢意頗悔欲但已其弟覘力慫恿之曰是謂騎虎顧可中道下耶曦家素事

程史

卷之三
二

汲古閣

梓潼自玠璘以來事必禱有驗乃齋而請是夕夢神坐堂上已被赭玉謁焉因告以逆且祈卜年之脩永神不答第曰蜀土已悉付安丙矣既寐大喜謂事必遂時安以隨軍漕在魚關驛召以歸命以爰立安顧逆謀堅決觸之且俱靡惟徐圖可以得志不得已諾之猶辭相印遂以丞相長史權知都省事授之居踰月而成獲嘉之績梓潼在蜀著應特異紹熙壬子瀘人殺帥張孝芳蓋嘗正晝見于

閱武堂逆黨恆潰以迄天誅相安之夢得之蜀士
瀘之變在京魏公鏜帥蜀時慶元己未余在中都
親聞之其他蓋不可縷數去

機心不自覺

秦檜在相位頤指所欲爲上下奔走無敢議者曹
泳尹天府民間以乏見鏹告貨壅莫售日噀而爭
因白之檜檜笑曰易耳卽席命召文思院官未至
趣者絡繹奔而來亟諭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煩

檜史

卷之三
三

汲古閣

公依舊夾錫樣鑄一緡將以進入盡廢見鏹不用
約以翌午畢事院官不敢違唯而退夜呼工鞴液
將以及期富家聞之大窘盡輦宿藏爭取金粟物
賈大昂泉溢于市旣而樣上省寂無所聞矣都堂
左揆閣前有榴每著實檜嘿數馬忽亡其二不之
問一日將排馬忽顧謂左右取斧伐樹有親吏在
旁倉卒對曰實甚佳去之可惜檜反顧曰汝盜吾
榴吏叩頭服蓋其機窅根於心雖鬼瑣弗自覺此

所謂莫見乎隱者亦可嘆也

館娃浯溪

靈巖中宮爲蘇永勝槩吊古者多詩之近世王義
豐楊誠齋爲之賦植意卓絕脫去雕篆哇吟余得
之王英伯錄臧焉義豐賦館娃曰汎浮玉之北堂
得館娃之遺基從先生而遊焉揖夫差而弔之或
曰是可唾也奚以弔爲哉夫沈湎以喪國固君人
之失道然而有鍾鼓者胡可以弗考聞管籥者民

程史

卷之三
四

汲古閣

喜而相告苟厥妃之當愛惟恐王之不好矣是則
女樂亦可少乎必曰夏有妹喜商有妲己周有褒
姒而吳以西子苟求其故未必專於此也齊有六
嬖威公以興正而不譎聖人稱焉非夫九合一正
之業得仲父以當其任則其一己之內少有以自
適者舉不足以害成耶關大夫進夏德豈昏微子
得政商豈穢聞蘇公家父並用則烽火豈得妄舉
子胥不見戮則吳之離宮別館至于今可存抑夫

差之資異在列國亦翹楚一戰而越沮再會而諸
侯懼使僅得一中佐置雙翼於猛虎惟自剖其骨
鯁而放意於一女敵乘其間無以外禦杯酒之失
何足問獨爲此邦惜殺士之舉也此士不遭殺夫
差不可愚苧羅之妹適足爲我娛胡得而竊吾之
符榮楯可居適足華吾廬胡足以隳吾之都惟忠
良之旣誅始猖狂而自如臺兮姑蘇舟兮太湖食
兮鱸曲兮棲烏宿兮嬪嬙脩明兮夷光二八兮

程史

卷之三
五

汲古閣

分明捧心兮專房徑兮採香僂兮響廊笑倚兮玉
牀奈樂兮東方稻蟹種兮不遺爭盟兮黃池無人
兮箴規有仇兮相窺至德之廟遂爲禾黍悉陂池
與臺榭脩一變而梵宇入笙歌於海雲令聲鍾而
轉鼓儼麋鹿之容與瞰僧儀而觀觀駭越壘以在
望奚五戎之閱武松引韻以嗚咽柳顰眉而凝佇
山黯黯兮失色水洶洶兮暴怒追此謬於千里本
差之於毫釐譬之養生捐其良醫逮疾作於中夜

情藥石之不知志士仁人所爲太息於斯焉蓋嘗
反覆于此竊謂種蠡亦可哂也勾踐方明舉國以
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以此衆戰何伐不定何至
假負薪之女爲是可恥之勝哉始其土城誨淫自
君終焉五湖合歡其臣青溪之典不正金谷之義
不立漣漣扁舟遂其全璧使之脫鼎中之魚而羣
沙頭之鷺返耶溪之蓮而吐洞庭之橘竊謂越之
君臣何其陋於此役也越則陋矣吳亦太庸士目
程史

卷之三
六

汲古閣

旣挾夫誰納忠可辜人之亡已其自反而責躬乎
公旣然雍相與斂容起視四山之中覺蕭蕭兮悲
風誠齊賦浯溪曰予自二妃祠之下故人亭之旁
招招漁舟薄遊三湘風與水兮俱順未一瞬而百
里歛兩峰之際天儼離立而不倚其一怪怪奇奇
蕭然若仙客之鑑清漪也其一蹇蹇諤諤毅然若
忠臣之蹈鼎鑊也怪而問焉乃浯溪也蓋唐亭在
南岵臺在北上則危石對立而欲落下則清潭無

底而正黑飛鳥過之不敢立迹余初勇於好奇乃疾趨而登之挽寒藤而垂足照衰容而下窺余忽心動毛髮森豎乃蹟故步還至水澣削苔讀碑慷慨弔古倦而坐於釣磯之上喟然嘆曰惟彼中唐國已膏肓匹馬北方僅或不亡觀其一過尙父日殺三庶其人紀有不斲矣夫曲江爲篋中之羽雄狐爲明堂之柱其邦經有不蠹矣夫水蝗稅民之畝融豎椎民之髓其天人之心有不去矣夫雖微

程史

卷之三
七

汲古閣

祿兒唐獨不隊厥緒哉觀馬嵬之威垂渙七萃之欲離殪尤物以說焉僅平達於巴西吁不危哉嗟乎齊則失矣而楚亦未爲得也靈武之履九五何其亟也宜忠臣之痛心寄春秋之二三策也雖然天下之事易於處而不難於議也使夫謝奉冊於高邑將稟命於西帝違人欲以圖功犯衆怒以求濟天下之士果肯欣然爲明皇而致死哉蓋天厭不可以復祈人潰不可以復支何哥舒之百萬不

如李郭千百之師推而論之事可知矣且士大夫之捐軀以從吾君之子者亦欲附龍鳳而攀日月踐台斗而盟帶礪也一復蒞以耄荒則夫千麾萬旗一呼如響者又安知其不掉臂也耶古語有之投機之會間不容穉當是之時退則七廟之忽諸進則百世之揚鱣嗟肅宗處此其實難爲之九思而未得其計也已而舟人告行秋日已晏太息登舟水駛於箭回瞻兩峰江蒼茫而不見義豐賦中

程史

卷之三
八

汲古閣

稱先生蓋時從范石湖成大游誠齋則以環轍湘衡過顏元碑下耳二地出處本不倫筆力到處便覺夫差肅宗無所逃罪獨恨管子趨霸之說不可以訓如爲唐謀則忠今兩利中皆無此刻而醒夢複語往往滿壁間云

天子門生

盤石趙遠以紹興辛未魁集英之唱後三年以故事召歸爲校書郎時秦檜老矣怙權殺天下善類

以立威搢紳脅息趙至一見光範檜適喜欲收拾
之問知其家尙留蜀曰何不俱來趙對以貧未能
致檜顧吏囁嚅語有頃奉黃金百星以出曰以是
助舟楫費趙出不意力辭之吏從以出同舍郎或
勸以毋怫檜意者趙正色曰士有一介不取予獨
何人哉君謂冰山足恃乎勸者縮頸反走吏不得
已歸猶弗敢以其言白檜已不樂居久之語浸聞
檜大怒曰我殺趙達如獮狐兔耳何物小子乃敢
程史

卷之三
九

汲古閣

爾耶風知臨安府曹泳羅致其隸輩而先張本于
上曰近三館士不檢頗多與宮邸通臣將廉之其
醜禍不淺矣會得疾十月而有絳巾之招高宗更
化微聞其事十一月亟詔兼官朱邸繼復召對擢
著作佐郎謂之曰卿乃朕自擢秦檜日薦士曾無
一言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又
曰兩王方學詩冀有以切磋之上意蓋欲以此破
前謗趙之未召寔爲東川僉幕總領符行中有子

預薦意其爲類試官密以文屬之趙不啓緘擲几下旣而符氏子不預榜總因以他事捃摭之甚峻然卒不能洿趙之介特有守蓋已見於初筮云

姑蘇二異人

姑蘇有二異人曰何蓑衣曰猷道僧蹤跡皆奇詭淳熙間名聞一時士大夫維舟者率往訪之至今吳人猶能言其大略何本淮陽朐山人書生也祖執禮仕至朝議大夫世爲鼎族遭亂南來寓于郡

程史

卷之三
十

汲古閣

嘗授業于父已能文一旦焚書裂衣遁去人莫之知旣乃歸被草結廬于天慶觀之龍王堂佯狂妄談久而皆有驗臥草中不垢不穢晨必一至吳江溲焉郡至吳江五十里往反不數刻人固訝之會有一療者拜謁乞醫何命持一草去旬而愈始翕然傳蓑可瘡病亦有求而不得隨輒不起者於是遠近稍敬異之孝宗在位忽夢有蓑而跣哭而來弟問之曰臣蘇人也詰其故則不肯言寤以語左

璫時上意頗崇緇抑黃弗深信也居月餘成恭后
上仙莊文繼卽世璫因進勉釋而及之意欲以驗
前定寬上心上矍然憶昨夢輟泣而嘆璫進曰臣
微聞蘇有何姓者類其人它日固未敢言因道其
所爲上大驚有詔諭遣不至上嘗燕居深念以規
恢大計累年未有所屬且坤儀虛位圖所以膺佐
餽承顏之重者焚香殿中默言曰何誠能仙顧必
知朕意遂授璫以香茗曰汝見何則致贊而已問
所以來則曰陛下自禱我不及知視其何以復命
璫承命惟謹何忽掉首吳音曰有中國人卽有蕃
人有日卽有月不須問趣之去旣復呼還曰所問
者姓我猶忘之但言朱家例子不可用也使者歸
奏上曰是能知我心遂賜號通神先生築通神菴
于觀之內親御寶跗書扁以寵之已而成肅正中
宮歸謝氏蓋本朝故事惟欽成本姓崔後育任氏
朱氏旣而惟從朱姓不復歸上意嘗欲以爲比而

未決也北伐之議亦少息焉先是觀中諸黃冠以殿宇旣燬欲試其驗羣造其廬拜且白之何從求疏軸主者謾以與何笑曰來日自有施者至午而使者果來旣答則曰我不能入觀以此累使者上聞而益奇之會浙西趙憲伯驩亦爲之請遂肆筆金闕寥陽殿額出內帑緡錢萬繪事一新以答其意上每歲以璫將命卽其居設千道齋合雲水之士施予優普一歲偶踰期咸訝而請亟起于臥搖

程史

卷之三
十二

汲古閣

手瞬日而招之口亟來亟來璫是日舟至平望乃見何在岸澣招而呼踵廬言之衆白何固未嘗出也因言所以其狀良是猷道僧者實本郡人爲兵家子少有所遇何舊與之友狎不知幾何時髡而髻曰似道似僧故曰道僧狀不慧而言發奇中與何頡頏好蕩游市井間見人必求錢止於三隨卽予之貧者何旣不趨召它日璫或薦道僧上欲見之何挽呼不使去曰是將捉汝縛汝監汝不容汝

來矣道僧竟來見于內殿不拜所言不倫上狎之
使出入勿禁且命隨龍人元居實總管者館之元
懼其逃猝無以應上命果日使十人從之所至不
舍踰年歸見何何以杖詬逐之至死訖不與接一
談重華倦勤復使召之不肯就邀守萬壽三年而
致之紹熙甲寅春道僧入北內坐榻前曰今日六
月也好大雪侍璫咸笑顧曰爾滿身皆雪而笑我
狂耶相與罔測亦莫以爲意至季夏八日而至尊
程史

卷之三
十三

汲古閣

厭代矣縞素如言焉二人勇於啗肉食至十數斤
獨皆不飲酒亦不言其所以然也何又能耐寒暑
余兄周伯言有元某者丙午歲七十矣嘗言自卯
角見之顏色無少異蘇有安道士日從之游將做
其爲何不怒獨冒雪馳至垂虹而浴道士不能偕
慙而去余兄往見之頗能言宦歷所至酷不喜韓
子師方爲守千騎每來則提擊而罵之亦有人所
不堪者子師素嚴厲於此不以爲忤也道僧先數

年卒何慶元間猶在相傳百餘歲矣洪文敏夷堅
辛志乙三志亦雜載其事雖微不同要皆履奇行
怪有不可致詰者故著之

趙希光節槩

吳畏齋獵諭蜀有叩守楊熹者頗從轡軒犴所聞
因道資中趙希光節槩甚悉余兄德夫時從幕府
得其書以示余楊之言曰趙昱字希光淳熙宰相
衛公雄之子少苦學以司馬周程氏爲師每謂存

程史

卷之三
十四

汲古閣

天性之謂良貴充諸已之謂內富故漠然不以利
祿動其心出仕二十餘年僅一磨勘歷任不滿三
考其恬退如此汎掃一室左圖右書盡晝夜積日
月不舍終身弗改先是衛公相孝宗皇帝一日奏
事上從容語及鄭丙曰鄭丙不曉事問他吳挺乃
去小孩兒解甚底衛公曰以大將比小兒丙誠不
曉事然以臣見挺雖有所長亦有所短上曰何故
公曰爲人細密警敏此其所長然敢於欺君父又

恃其儉巧而愚弄士大夫此其所短但朝廷用之
不得其地上曰何謂不得其地衛公曰往年恢復
至德順中原父老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肩摩袂
接悉取免敵錢大失民望迄以無功中原之人至
今怨此子深入骨髓而朝廷乃使之世爲西將西
人又以二父故莫不畏服挺亦望宣撫之任久矣
蜀雖名三軍二軍僅當其偏裨雖陛下神武御將
百挺何能爲然古帝王長慮却顧爲子孫萬世之
計似不如此上大感悟後挺死朝廷雖略行其言
已而復故開禧丁卯吳曦僭叛昱每念衛公此語
輒投地大慟或至氣絕不蘇初欲買舟順流而東
賊以兵守蜀門弗果行於是製大布之衣每有自
關表避亂而歸者輒號泣弔之亟貽書成都帥臣
楊輔謂逆雛驕豎于亂天紀痛哉宗社哀哉蒼生
此直愚騃無知爲虜所啗逆順昭然其下未必皆
樂從肘腋之間禍將自作事尚可爲因勸以舉義

遂絕粒至於臥疾不能起猶晝夜大號聲達於外
置一劔枕間每舉欲自刺輒爲家人捍之而止如
是數四終不食而死熹所紀具是不復損益余生
雖晚尚及識衛公父子紹熙壬子冬先君捐館于
廣余甫十齡護喪北歸衛公以寧武之節來治于
洪余舟過章江亟命幕屬來唁親以文奠焉余已
卒無時之哭因謁槩下援手言疇昔獻歎不自勝
顧余甚幼遣使從先夫人求余程業頗奇其不憚
程史

卷之三
十六

汲古閣

賞其詞語而憐其蚤孤也余歸未釋經而衛公薨
輻車西泝余輅希光于琵琶頰然溫厚今想見之
已足以信熹之傳時方暑待亭上親吏言希光方
治養生術以子午時有所行謝客移數畧乃得見
冲澹無競其素也衛公止一子希光雖重繼體之
託亦無訾云

稼軒論詞

辛稼軒守南徐已多病謝客予來筮仕委吏實隸

總所例於州家殊參辰旦望贊謁刺而已余時以
乙丑南宮試歲前泄事僅兩旬卽謁告去稼軒偶
讀余通名啓而喜又頗階父兄舊特與其潔余試
旣不利歸官下時一招去稼軒以詞名每燕必命
侍妓歌其所作特好歌賀新郎一詞自誦其警句
曰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又曰不
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每至此輒拊
髀自笑顧問坐客何如皆歎譽如出一口旣而又

程史

卷之三
十七

汲古閣

作一永遇樂序北府事首章曰千古江山英雄無
覓孫仲謀處又曰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其寓
感慨者則曰不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
憑誰問廉頗老矣尙能飯否特置酒召數客使妓
送歌益自擊節徧問客必使摘其疵孫謝不可客
或措一二辭不契其意又弗答然揮羽四視不止
余時年少勇於言偶坐于席側稼軒因誦啓語顧
問再四余率然對曰待制詞句脫去今古軫轍每

見集中有解道此句真宰上訴天應噴耳之序嘗以爲其言不誣童子何知而敢有譏然必欲如范文正以千金求嚴陵祠記一字之易則晚進尙竊有疑也稼軒喜促膝亟使畢其說余曰前篇豪視一世獨首尾二腔警語差相似新作微覺用事多耳於是大喜酌酒而謂坐中曰夫君寔中予痼乃咏改其語日數十易累月猶未竟其刻意如此余旣以一語之合益加厚頗取視其骴骸欲以家世

程史

卷之二
十八

汲古閣

薦之朝會其去未果是時潤有貢士姜君玉瑩中嘗與余游偶及此次日携康伯可順庵樂府一裘相示中有滿江紅作於婺女潘子賤席上者如歎詩書萬卷致君人畚沉陸且置請纓封萬戶徑須賣劔酬黃犢當年寂寞賈長沙傷時哭之句與稼軒集中詞全無異伯可蓋先四五十年君玉亦疑之然余讀其全篇則它語却不甚稱似不及稼軒出一格律所攜乃板行又故本殆不可曉也順

庵詞今麻沙尙有之但少讀者與世傳俚語不同

程史

卷之三
十九

汲古閣

程史卷之三

